

夜晚的雨細細碎碎，安靜無聲。

冉棋花抬手半掩著自己將最後一盆花栽快步抱進屋簷，繡花鞋上沾著濕潤的鬆軟泥土，微涼晚風吹動米白窗紗，尚未被雲朵遮蔽的月光漫過窗櫺，傾斜在一室散亂紙捲上。水珠沿著青瓦墜在初開的嫩綠色新芽間滑落，煮茶的炭火因風而忽地發紅，又歸於灰白，她聽見刻意放輕踩在廊上的腳步聲，轉頭隔著鏤空木架子便瞧見輕手輕腳收好油傘的人，一面拍下身上水珠，踏入鋪滿草蓆的茶室裡。

春天天氣變換無常，時而晴時而陰雨。

冉棋花攏起袖子為落坐的人茶盞斟滿，一時之間只剩咕嚕咕嚕的滾水聲與若有似無的清淡花香縈繞，相視無話。

晚風又起，案上宣紙不敵次次吹拂飛離本該好生待著的位置飄往茶室一隅，向海下意識望向仍沒完成的水墨畫，一眼瞥見紙上勾勒的線條，思來索去終是嘆了氣。

「你也知道了。」向海瞧瞧人，又瞧瞧畫，意有所指。

「我也知道了什麼？」冉棋花頓了一下，跟著向海的視線看見東西時便瞭然了，可她偏偏不想順著對方的話題接續下去，只收回眼神，兩手抱膝窩在桌邊慢悠悠地把玩自己柔軟的髮絲。清脆的尾音微微上勾，帶著笑，編好小小一股辮子這才捨了向海一眼。「是說向海哥哥半夜一臉睡不著覺，又冒雨溜出來找我玩嗎？」

「……對呀。」今天下雨又起風，手啊腳的開始痛了，只有你會在這種時候泡我喜歡喝的茶，當然要出來找最好的小棋花。他低低地笑，嗓音很輕，半斂下的眉眼在搖曳火光裡顯得眼下青黑格外明顯。溫度逐漸變得不再燙口的茶暖不住又麻又僵又冰冷如死物的指尖，向海嗅了嗅，將混著花草中藥的茶水一飲而盡，仰起的動作牽動長髮順著自己額外多添的衣袍滑下，才被輕輕攏起挽至耳後。

「最好如此，小孩子才會聽你瞎說。」

／

他們都是消息得知極快的人，各自以自己的辦法掌握一手情報，此時半夜三更，兩人打燈窩坐成一塊頗為熱烈地討論著，由棋花拿著毛筆在宣紙上塗塗寫寫，向海雙手縮在寬大的衣袖裡，有問必答。

「你說都是住在宮裡的人，怎麼好好吃個飯就這麼難呢，勾心鬥角勾心鬥角，成天勾心鬥角。」她一邊說著一邊圈起宇王和太子，各拉出一條線寫下守備與酒食，嘴上很是嫌棄。「調度守衛實在是很好的缺。要是宇王，我肯定把官兵都調成自己的人，不是自己人就不准入島。」

「要是宇王，我就得確定人都是安全的。」

「嗯。你看太子，食膳相比之下太好動手動腳。」

「可太師不是小角色。」楊向海琢磨了會。「此時倒像請君入甕，要是做得不夠俐落，落人把柄，局勢也許就向太子那邊。」

「唔，還真忘記這號人物，畢竟現今太子實在有些無力。」老奸巨猾的太師就愛太子這樣的魁儡。冉棋花將筆重新沾上墨，側過頭望向對方的眼神帶著詢問，「那郡主呢？向海哥，是歌舞表演嘛。」

「不是，是宴席布置，歌舞由瑾王負責。」向海回答，意外地看著眼前的人微微露出疑惑的表情，「怎麼了？有什麼奇怪的地方嗎？」

「……也沒有。只是覺得華麗的宴席布置易於招來民怨，太過樸素便不好給皇上交代，並不是個好差事。」冉棋花道，「你想想郡主的行事風格，實在容易落人口舌。雖也不難理解會如此分配，可我不覺得這是多慮呢。」

「是挺有理的。」向海應和，慢吞吞地終於從衣服裡伸出手來，取下硯臺旁掛著的筆蘸墨。冉棋花筆跡狂而不亂，輕盈有如恣意翩飛於水墨間的蝴蝶，相對楊向海的沉穩，一筆一劃彷彿盡數落進厚土中。

他在宇王名字旁寫下瑾王，又寫了個戲。「你倒也讓我想起別的事情。瑾王若有心，那他會是會場自己人人數第二多的皇子，僅次於負責守備的宇王，相比之下郡主第一時間可調度的人手稍嫌有限。」

「瑾王大人好神祕啊。東市裡的壞話宇王郡主太子一個都沒少沒跑，什麼流言蜚語都有，一相比下瑾王倒像難得的一渠清流。」

語畢，冉棋花拾起茶盞要喝，卻發現早就已經連滴水也不剩。她起身意示對方自己先拿茶壺裝水稍晚便回，前往膳房的腳步聲越來越小，頃刻間不大的茶室裡只餘楊向海一個，安靜之後的疲倦感在四肢迅速蔓延。

抱著手爐的人轉頭望向窗外，雨原來在兩人談論日後桃花宴時不知不覺悄悄停了，骨頭還在隱隱作疼，天上一抹月撒在細細小小的雨珠上，院裡盆栽閃閃發亮，風還在吹。

冉棋花回到茶室便看見楊向海半倚著牆正閉目養神，也沒打擾，她將滾水倒入陶壺，蓋上壺蓋又澆一次，溫潤的藥草和茶的味道順著裊裊白煙暈開，一面收拾起被風吹亂的宣紙。他們相識已經三年有餘，頭次打照面也在相似的空間裡，那時候的他比現在還要瘦，乾枯的身體禁不起折騰卻不肯穿暖，所以總是舊風寒未好，新病又到。

棋花輕啜著茶，邊梳理方才兩人討論出的思路，取來新一張宣紙整齊地列成條目。桃花無味，太過鮮豔的鮮花容易搶走風采，找些色淡而香的花種較為合適；綾羅綢緞用色倒可稍重一些，縫些琉璃珠墜典雅也不流於庸俗。

還有些什麼呢。

／

『你又不睡了，又不睡又不睡又不睡。』

『睡不著。』

『怎麼會睡不著，風吹得可涼可舒服可好睡了，快回寢去別在這兒發呆了。』

『不勞您費心。』